

〈入〉字頭「g」變體在鶴佬客地區與非鶴佬客地區之差異*

國立台南大學

莊雅雯、馮鐘緯、陳如億

摘要

早期移民來台開墾的族群，以鶴佬人的人數最多，客家人次之，加上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一起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族群的紛爭與結盟，導致一部份的客家人被鶴佬人同化。雲林的大埤，嘉義的溪口、大林、新港等附近四鄉鎮是客家人被鶴佬人同化的典型例子。而長時間的語言接觸也影響了〈入〉字頭的音變。

本文以社會方言學的方法，選取具有鶴佬客之地區與非鶴佬客之地區的大林、溪口、新港、大埤、斗六、斗南、麥寮、東石等八鄉鎮地區進行調查，以瞭解〈入〉字頭「g」變體在漳音、泉音、鶴佬客區語音變化的情形。

本文將顯示〈入〉字頭「g」變體無論在漳、泉區都屈居劣勢，並證明客語中的聲母「ng」參與並強化了〈入〉字頭的衰退過程，使得鶴佬客區〈入〉字頭音變中的「g」變體在雲嘉地區的鶴佬客四鄉鎮相對強勢。

關鍵字：閩南語、鶴佬客、〈入〉字頭、語音、社會方言學

* 本文由莊雅雯、馮鐘緯、陳如億合著。原為 96 學年度上學期莊、馮、陳修習洪惟仁老師的「田野調查」之期中報告。工作分配如下：馮、陳進行實際田野調查、統計，莊負責分析與完稿。本文感謝洪惟仁老師的指導。

1. 前言

祖籍相同的居民聚居在一起的情形，隨著族群的紛爭與結盟，導致一部份之客家人被強勢的閩南人同化，這些完全被同化的客家人俗稱「鶴佬客¹」。閩南與客家移民經過了長時間的族群融合，甚至部分客家族群被同化成爲「鶴佬客」後，由於閩南人與客家人的語言接觸，勢必使得原鄉的閩南語因而產生變化。已變化或變化中的閩南語是否強化了某一些語音或腔調，若無實地的田野調查，吾人無法得知其變化爲何！

閩南語從原鄉到台灣，與原住民的南島語、荷語、日語、漢語等相同或不同語系的語言，歷經長期的接觸、相互影響後，不再是原鄉的閩南語，已發展成爲台灣閩南語²。台語的語音變異因環境的不同，變化速度亦不相同，同一字頭的各種變體由何者取得優勢，亦遵循著語言變化的規律進行中。

洪惟仁在《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³一文中提及，根據杜嘉德《廈英大字典》、羅常培《廈門音系》、王育德《台灣語常用詞彙》和廈門大學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等文獻皆記載著〈入〉字頭「j」變體在泉州、廈門已趨向甚至完成「l」的音變，台灣也和泉州、廈門一樣〈入〉字頭「j」變體正逐漸崩潰、衰退中。〈入〉字頭的三種變體除了「j」之外還有「l」和「g」。「j」變體正趨向於變成「l」變體，和「柳」字頭混同了。「j」變體的崩潰是因爲〈入〉字頭的功能負荷低，在閩南語的音系結構上也比較孤單。而關於新泉音「l」變體和新漳音「g」變體的競爭中，「l」變體取勝的原因是因爲「j→l」比「j→g」更容易且自然。「j→l」因沒有改變發音部位的強化律和「j→g」，對於解決「j」功能負荷不足的問題沒有幫助，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且「ji→li」是「顎化」發音部位上自然而普遍的「同化律」，而「ji→gi」是反其道而行的「異化律」，是不自然，不普遍的變化，在人類的語言發生的機會比較低。

由於〈入〉字頭「j」的功能負荷低，不足以抵抗併入其他聲母的音變趨勢，而閩南語原本就有「l」和「g」的音位，無論「j→l」或「j→g」都是音韻衍化的一種，「g」變體的產生就是在齊齒韻的條件下衍化而成。雖然台灣大部分地區「j」變體正趨向於變成「l」變體，但「g」變體仍然存在。

¹ 見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P.96。

² 林慶勳（2001）：台灣閩南語是唐山渡海而來的一種「方言」，三百多年前初來乍到可能與泉州音、漳州音完全無別，時間一久多少受到南島語、荷蘭語、日語、北方官話（普通話）等不同語言、不同程度的影響，自然而然就與原鄉的閩南語有所不同，本文簡稱爲台語。

³ 詳見洪惟仁（2003）：《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P.97-117。

與閩南語〈入〉字頭「g」變體發音部位同為舌根音的客語「ng」與閩南語〈入〉字頭在「l」、「g」兩種變體競爭中的影響，是否有著閩音區（漳音、泉音）、鶴佬客區之差異（也就是鶴佬客與非鶴佬客地區的變化情形是否一致），這些語言接觸的結果所造成的變異則必須從社會方言學的角度進行調查分析。本文即運用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統計與分析，探究〈入〉字頭「g」變體在漳、泉、鶴佬客區之差異性。

2. 研究方法

薩丕爾（Sapir 1921. chap. 7）在「潮流論」中指出：一個普遍的語言變化規律可能在同語系內普遍地發生，這些語言雖然散佈在不相往來的、廣大的、懸隔的地域，卻都像漂流（drift）中的小船一樣隨波逐流，往相同方向漂移。而按照有標型態容易崩潰的假設，簡化是必然的趨勢。「潮流」有可能趨向分化（divergence）也可能形成合流、會同（convergence）。

在台灣，根據地理方言學的調查資料顯示：〈入〉字頭的語音以「j」變體佔最大優勢；以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卻顯示「l」變體逐漸取得優勢。然「g」變體無論在地理或社會方言學的研究都無勝出之跡象，這些變體的變異過程受到不同環境影響。

不同語音變體在鶴佬客區與非鶴佬客區的音變過程，無論是分化或會同，都在語言變化的潮流中不斷前進。音變的動機應是符合語言的普遍性⁴，語音變化的動機除了語言本身內在的因素，如功能負荷不足、結構完整性不足等因素外，發生不自然的音變因素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洪惟仁因而提出臆測：在鶴佬客區，客家人的母語干擾極有可能是外在因素之一。以〈入〉字頭在台灣音變而言，客語「日」母字的聲母「ng」極可能影響鶴佬客區〈入〉字頭的音變。

在台灣，〈入〉字頭音變的原因除了漳、泉地方音的競爭外，客家人在與鶴佬人混居、通婚後被同化而成為鶴佬客，客家話也逐漸被閩南語所取代。長久語言接觸下，客語也可能影響閩南語的發音甚至參與語音的變異。據羅肇錦（2000：241-245）對台灣客家話語音的說明中顯示台灣的客語聲母中並無「j」。客語「日」母字的音多讀「ng」，「ng」與「g」變體的差異在於鼻音的有無。客語聲母「ng」與〈入〉字頭「g」變體的發音部位皆相同，以音變的過程來說，簡化是普遍的規律。

雖然漢語中屬於中古「日」母字的音讀如果失去鼻音通常是變成濁擦音或濁塞擦音，而「g」為濁塞音，但客語聲母「ng」與〈入〉字頭「g」變體的發音部

⁴音變的動機與方向請參照同註3，P.182-186。

位皆相同。因此，〈入〉字頭在音變過程中，客語「日」母字的音「ng」的鼻音經過簡化所產生的「g」又符合漳音區的「g」變體，因此使得在客家人被閩南人同化及學習閩南語的過程中，受客語「日」母字「ng」的干擾，影響了閩南語的「j」變體的音變潮流，使得語音變體競爭的情形下，向漳音的主流變體「g」靠攏，產生會同而強化了鶴佬客區〈入〉字頭「g」變體的音變，有待進一步瞭解。

本文針對〈入〉字頭「g」變體進行社會方言學的研究，觀察在雲林、嘉義地區漳音區、泉音區及鶴佬客區之差異性。

2.1 研究假設

本文將針對雲林、嘉義的鶴佬客區，包括溪口、新港、大林；泉音區的麥寮、東石；與漳音區的斗南、斗六，以及與溪口、新港、大林相鄰且原本也有少數客家人口的大埤進行調查，並提出以下假設：

「客語中的聲母舌根鼻音「ng」，強化並影響了〈入〉字頭的「g」變體。」

也就是說，〈入〉字頭「g」變體在鶴佬客區因客語聲母「ng」的影響而取得了優勢，使得台灣逐漸完成「j→l」的音變方向在鶴佬客區發生歧異。這些假設是否為真，需要以下的調查分析加以證實。

2.2 調查地點的選定

據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一書中指出：

「一九〇七年的方言地圖，在嘉義縣新港鄉、溪口鄉、大林鄉靠北港溪一帶，是頗為廣大的客家區。經筆者調查，這一帶確是客家區，他們說的是詔安話，但這裡的客家人已不說客家話。⁵」

以溪口鄉為例，從民國 45、55 年這兩次的嘉義縣客家人統計資料來看（表 1、表 2），溪口鄉之客家人口只佔 15-16 % 之間，這和當地人之認知顯然有頗大之差距。問題可能在於客籍居民在面對戶籍統計調查時有隱藏其客屬認同的傾向⁶。

⁵ 同註 1，P.188。

⁶ 著者（2007）：《嘉義溪口鄉鶴佬客客家文化生活圈環境總體營造計畫規劃設計》。嘉義縣溪口鄉公所，p3-5。

表 1：民國四十五年（1956）嘉義縣客家人分佈表⁷

區域 \ 人數	溪口鄉	大林鎮	新港鄉
男	1854	1143	499
女	1775	1181	423
總數	3629	2324	922
比例	15.01	9.62	3.81

表 2：民國五十五年（1966）嘉義縣客家人分佈表⁸

區域 \ 人數	溪口鄉	大林鎮	新港鄉
男	2714	1654	670
女	2542	1517	672
總數	5256	3171	1342
比例	15.72	9.48	4.01

其次，由西元 1926 年日治時期的統計資料（表 3），顯示：日治時期溪口庄的客家人口數（潮州府 4200+汀州府 200=4400）和鶴佬籍人口數（漳州府 3400+泉州府 1000=4400）相當，佔全庄人口之 41%；筆者實地探訪時訪問當地耆老得知，這數目與當地人的認知是較為接近的。

⁷ 著者（1956）：《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台北：行政院主計處。轉引自註 5

⁸ 著者（1966）：《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抽樣報告書》。台灣：台灣省戶口普查處。

表 3：日治時期 1926 年的統計資料⁹：

單位：百人

祖籍 地區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龍巖州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州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其他	合計
新巷庄	12	135	3	-	-	-	-	7	-	-	-	157
溪口庄	10	34	2	-	-	-	-	42	-	-	18	106
大林庄	35	50	-	-	3	4	-	3	35	5	-	135
大埤庄	33	69	-	-	5	-	-	-	1	-	-	108

綜此，鶴佬客經常有隱藏性，一如林衡道在〈員林附近的「鶴佬客」村落〉一文中指出，員林、埔心一帶的幾個大族是不折不扣的客家人，卻早已不會說客語，成為被鶴佬籍居民所同化的「鶴佬客」¹⁰。林衡道進一步指出辨識客族裔的兩個主要原則：一是語言，一是祖籍。然而，溪口鄉內的客家族裔已喪失了語言，祖籍便成為主要的辨識指標。

溪口鄉的客家人口約佔一半，主要分佈在溪口街及其東面諸聚落，但已普遍鶴佬化。根據調查顯示：新港鄉、溪口鄉以及鄰近的大林鎮與雲林縣大埤鄉有著為數可觀的客屬族裔，在閩南優勢族群的壓力下，選擇隱藏身份；但是，透過地方宗教組織（玄天上帝聯庄與新街國王 53 庄聯庄）維持身份認同¹¹，雖然喪失母語，但仍保留部份客家的文化要素。

其中，雲林縣的大埤鄉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顯示客家人口數雖只有一百人，但筆者認為因大埤和溪口擇鄰而居，遷徙後會不會造成大埤鄉客家人變多？在實地田調大埤鄉之結果顯示：在新崙村、嘉興村中皆訪問到本身會說客家話的老年人。另大林鎮三角里、石仔寮，新港潭大村，也都找到符合本次調查的發音人。

本次調查的區域以雲林、嘉義為主分為兩部分：一是鶴佬客地區；另則為非鶴佬客地區。一九〇七年《日台大辭典》所附的「台灣言語分佈圖」¹²顯示雲、嘉地區的溪口、新港、大林靠北港溪一帶為廣大的客家區。本文參酌以上資料，選定以溪口為中心向外擴展到鄰近的新港、大林與大埔為鶴佬客區進行調查。而非鶴佬客地區則除了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出版《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與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外，同時也比較一九〇七年《日

⁹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¹⁰ 見林衡道（1963）：〈員林附近的「鶴佬客」村落〉《臺灣文獻》14卷1期。

¹¹ 同註5，p3-44。

¹² 同註1之附圖。

台大辭典》所附的「台灣言語分佈圖」與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一書之調查結果，選定泉音區：雲林縣的麥寮鄉、嘉義縣的東石鄉和漳音區：雲林的斗六、斗南進行調查。共計鶴佬客區四鄉鎮；非鶴佬客地區四鄉鎮，總共八個地點進行調查。以瞭解鶴佬客地區和非鶴佬客地區的泉音區、漳音區在〈入〉字頭的變體的變異過程之差異。

2.3 調查方法

〈入〉字頭的變體在鶴佬客地區與非鶴佬客地區的變異過程有不同的現象，本文在上述八個地點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調查方法說明如下：

(1) 成長地的條件限制

為保障調查資料確實反映當地的語音自然發展，在調查中我們於有關發音人的資格條件設定如下：

- (a) 當地成長
- (b) 父母至少一人世居當地
- (c) 若曾遷居至外地生活，以不超過三年為限

(2) 年齡限制

本次調查的年齡限制在 70 歲以上，不分男女。

(3) 調查人數

每鄉鎮各三人，八鄉鎮共調查二十四人。

2.4 字表設計

〈入〉字頭出現的韻母類型可從介音來分，有齊齒韻與合口韻兩種類型；以韻尾而言則包括陽聲韻尾、陰聲韻尾和入聲韻尾。〈入〉字頭出現的韻母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 4：〈入〉字頭出現的韻母類型¹³

環境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齊齒韻	ji-	li	ji-	gi-	字、迓、二、日、入、兒、(乳漳)
齊齒陽聲韻	jiN	liN	jiN	giN	人、忍、
合口韻	ju-	lu-	ju-		熱、裕、(乳泉)
合口陽聲韻	jun	lun	jun	lun	閏、潤、韌
合/開口韻	jə	le	jue	(lue)	(掇)

¹³ 同註 3。P.61。

上表為洪惟仁所做之調查。由此可知，新泉音不分環境都傾向「j→l」，新漳音在齊齒音的環境下「ji」會變成「gi」，但在合口韻的環境下傾向變成「l」，其他的環境下，傾向於不變，沒有變成「gu-」的。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字表全部以齊齒韻為主，共收集八個語詞，分為「日」字類和「忍」字類。「日」字類有：寫「字」、「二」十「二」天、「日」頭、〈入〉來、子「兒」、豆「乳」。「忍」字類有：女「人」、「忍」耐。其中豆「乳」的「乳」在漳音區為「ji」，泉音區多為合口韻「ju」，本調查中因包含漳音與泉音區，故仍將其列入調查項目。本調查雖包含了三種韻尾¹⁴，但並無涵蓋每種韻尾的韻母。

3. 調查結果分析

雲林、嘉義地區的鶴佬客區與非鶴佬客區八個鄉鎮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將呈現於下。

(1) 〈日〉字類的調查結果

漳音區〈日〉字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如表 5，表 6 則是根據表 5 的數據所做的彙整統計表。

表 5：漳音區〈日〉字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

日字類	斗六			斗南		
	j	g	l	j	g	l
寫字	3	0	0	3	0	0
二十二	3	0	0	3	0	0
日頭	3	0	0	2	0	1
走入來	2	0	1	2	1	0
子兒	0	0	3	0	0	3
豆乳	0	1	2	0	0	3

表 6：漳音區〈日〉字類匯整統計表

日字類	斗六		斗南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11	61.1%	10	55.5%	21	58.3%
g	1	5.6%	1	5.6%	2	5.6%
l	6	33.3%	7	38.9%	13	36.1%
合計	18	100%	18	100%	36	100%

¹⁴ 三種韻尾包括：韻尾為 p、t、k、h 的入聲韻尾；韻尾為 m、n、ng 的陰聲韻尾和韻尾為其他的陽聲韻尾。

由上述資料得知：在漳音區中〈入〉字頭的〈日〉字類來說，〈入〉字頭「j」變體佔 58.3%，超過半數，「l」變體佔 36.1%，而「g」變體只佔 5.6%，不到一成。在〈入〉字頭的三種變體競爭下，「j」變體仍為主流，「l」變體已超過三成，顯示此地區〈入〉字頭「g」變體正邁入被淘汰的命運，且「l」變體的數據也顯示〈入〉字頭「j」變體正逐漸和「柳」字頭進行會同。

另外，泉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如下表 7，表 8 則是根據上表 7 的數據所做的彙整統計表。

表 7：泉音區〈日〉字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

日字類	麥寮			東石		
	j	g	l	j	g	l
寫字	0	0	3	1	0	2
二十二	0	0	3	0	0	3
日頭	0	0	3	0	0	3
走入來	0	0	3	0	0	3
子兒	0	0	3	0	0	3
豆乳	0	0	3	1	0	2

表 8：泉音區〈日〉字類匯整統計表

	麥寮		東石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0	0%	2	0%	2	5.6%
g	0	0%	0	0%	0	0%
l	18	100%	16	100%	34	94.4%
合計	18	100%	18	100%	36	100%

由表 8 得知：在泉音區中〈入〉字頭「j」變體只佔 5.6%，不到一成，「l」變體則佔了 94.4%，而「g」變體在泉音區並未發現。根據表 8 的數據顯示：此地區的「g」變體在語言競爭中已被淘汰了。〈入〉字頭「j」變體在泉音區已不再是主流，「l」變體超過九成，此地區〈入〉字頭已和「柳」字頭合流即將完成且成為主流。

鶴佬客區〈日〉字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如表 9，表 10 則是根據表 9 的數據所做的彙整統計表。

表 9：鶴佬客區〈日〉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

日字類	新港			溪口			大林			大埤		
	j	g	l	j	g	l	j	g	l	j	g	l
寫字	0	3	0	0	3	0	0	3	0	0	3	0
二十二	0	3	0	0	3	0	0	3	0	0	3	0
日頭	0	3	0	0	3	0	0	3	0	0	3	0
走入來	0	3	0	0	3	0	0	3	0	0	3	0
子兒	0	3	0	0	3	0	0	3	0	0	1	2
豆乳	0	1	2	0	2	1	0	0	3	0	0	3

表 10：鶴佬客區〈日〉字類匯整統計表

日字類	新港		溪口		大林		大埤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0	0%	0	0%	0	0%	0	0%	0	0%
g	16	88.9%	17	94.4%	15	83.3%	13	72.2%	61	84.7%
l	2	11.1%	1	5.6%	3	16.7%	5	27.8%	11	15.3%
合計	18	100%	18	100%	18	100%	18	100%	72	100%

由表 10 得知：在鶴佬客區中〈入〉字頭「j」變體已經消失；「g」變體卻高達 84.7%；「l」變體則佔了 15.3%。在鶴佬客區「g」變體在語言競爭中居於強勢，由數字上看不出有與「柳」字頭合流的現象。〈入〉字頭「g」變體在此區才是主流。

(2) 〈忍〉字類的調查結果

漳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如表 11，表 12 為漳音區〈忍〉字類統計表。

表 11：漳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

忍字類	斗六			斗南		
	j	g	l	j	g	l
聖人	1	0	2	1	0	2
忍耐	1	0	2	1	0	2

表 12：漳音區〈忍〉字類匯整統計表

忍字類	斗六		斗南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2	33.3%	2	33.3%	4	33.3%
g	0	0%	0	0%	0	0%
l	4	66.7%	4	66.7%	8	66.7%
合計	6	100%	6	100%	12	100%

以漳音區中〈入〉字頭的〈忍〉字類來說，數據顯示此地區〈入〉字頭「j」變體佔 33.3%，只有 1/3；「l」變體佔了 66.7%。〈忍〉字類中，「l」變體已超過六成而成爲主流，而「g」變體已經消失。且「l」變體的數據也顯示〈入〉字頭「j」變體正逐漸和「柳」字頭進行會同。

另外，泉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如表 13，表 14 則是根據表 13 的數據所做的彙整統計表。

表 13：泉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

忍字類	麥寮			東石		
	j	g	l	j	g	l
聖人	0	0	3	0	0	3
忍耐	0	0	3	0	0	3

表 14：泉音區〈忍〉字類匯整統計表

忍字類	麥寮		東石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0	0%	0	0%	0	0%
g	0	0%	0	0%	0	0%
l	3	100%	3	100%	6	100%
合計	3	100%	3	100%	6	100%

由表 14 得知：在泉音區中〈入〉字頭「j」變體和「g」變體已完全被淘汰。「l」變體在此地區已和「柳」字頭完成合流，且成爲泉音區的主流。

鶴佬客區〈忍〉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如表 15，表 16 則是根據上表 15 的數據所做的彙整統計表。

表 15：鶴佬客區〈忍〉類聲母變體的調查結果

忍字類	新港			溪口			大林			大埤		
	j	g	l	j	g	l	j	g	l	j	g	l
聖人	1	2	0	0	1	2	1	1	1	0	3	0
忍耐	0	3	0	0	3	0	1	2	0	0	3	0

表 16：鶴佬客區〈忍〉字類匯整統計表

忍字類	新港		溪口		大林		大埤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1	16.7%	0	0%	2	33.3%	0	0%	3	12.5%
g	5	83.3%	4	66.7%	3	50%	6	100%	18	75%
l	0	0%	2	33.3%	1	16.7%	0	0%	3	12.5%
合計	6	100%	6	100%	6	100%	6	100%	24	100%

由表 16 得知：在鶴佬客區中〈入〉字頭「j」變體和「l」變體各佔 12.5%，「g」變體佔了 75%。換言之，「g」變體佔了整體的 3/4。在鶴佬客區〈忍〉字類在語言變異的過程中仍居於強勢為其主流，也看不出有與「柳」字頭合流的現象。

表 17 則顯示〈日〉字類與〈忍〉字類在各音區的比例，表中數據顯示：〈日〉字類和〈忍〉字類各種變體，無論在陽聲韻尾、陰聲韻尾和入聲韻尾，其變化與地區都有相關性。而〈日〉字類各種變體在陰聲韻尾和入聲韻尾的變化與地區也有相關性。不同音區勝出的變體亦不相同。在漳音區以「j」變體取勝，「g」變體正逐漸枯竭；在泉音區「g」變體已被截流而完全消失，「l」變體高達 94.4%，與「柳」字頭的合流亦將完成。而〈忍〉字類陽聲韻尾在漳音區以「l」變體取勝，「g」變體已經枯竭；在泉音區「j」變體、「g」變體已被截流而完全消失，「l」變體高達 100%，與「柳」字頭的合流已經完成。

鶴佬客區的變化情形卻與漳音、泉音這兩個非鶴佬客區完全不同。〈日〉字類陰聲韻尾和入聲韻尾其「j」變體已枯竭，「l」變體只佔了 15.3%。〈忍〉字類陽聲韻尾「j」變體在漳音區只佔了 1/3，在泉音區已枯竭；「l」變體在漳音區或泉音區都是主流；其他地區已枯竭的「g」變體反倒成為鶴佬客區的主流。

表 17：〈日〉字類與〈忍〉字類在各音區的比例

	〈日〉字類			〈忍〉字類		
	漳音區	泉音區	鶴佬客區	漳音區	泉音區	鶴佬客區
「j」變體	58.3%	5.6%	0%	33.3%	0%	12.5%
「g」變體	5.6%	0%	84.7%	0%	0%	75%
「l」變體	36.1%	94.4%	15.3%	66.7%	100%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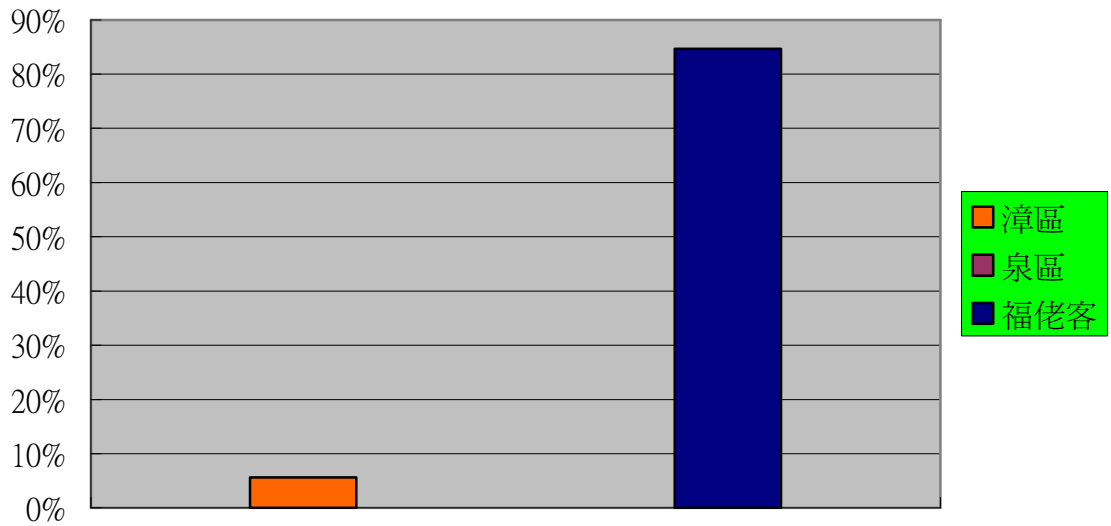


圖 1：鶴佬客區與漳、泉區〈日〉字類調查結果相對比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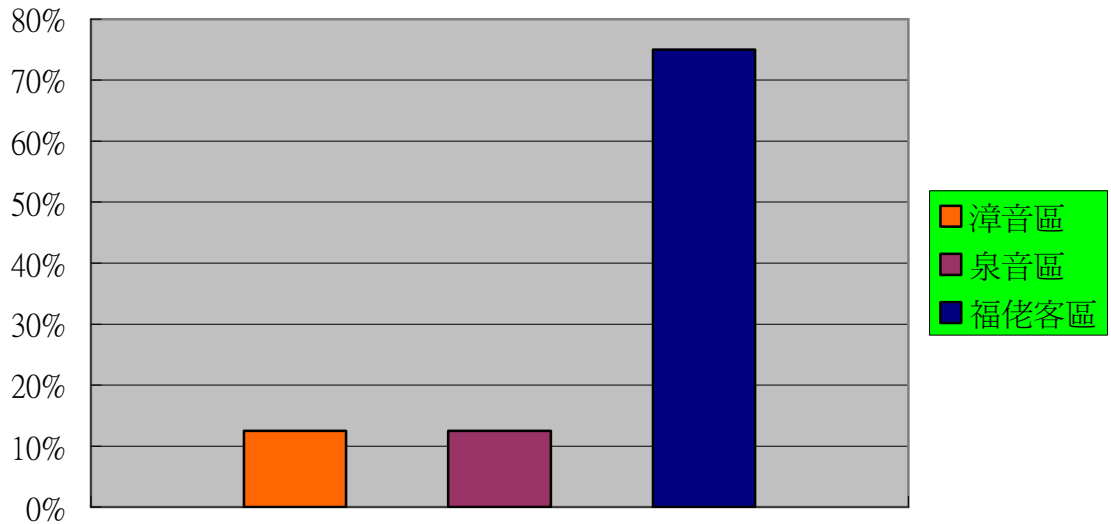


圖 2：鶴佬客區與漳、泉區〈忍〉字類調查結果相對比例圖

圖 1、圖 2 為鶴佬客區與非鶴佬客的漳、泉區，〈日〉字類、〈忍〉字類調查結果相對比例圖。圖中顯示：「g」變體無論是〈日〉字類或〈忍〉字類在鶴佬客區都佔絕大多數，與其他變體比例懸殊。

在方言會同的過程當中，變體因為方言接觸發生變體的競爭，像〈入〉字頭的「g」變體和「l」變體，二者可能有機會慢慢成長而分化出來，也有可能因為競爭的弱勢而其中之一被淘汰。在台灣的其他地區，原本〈入〉字頭在漳泉競爭中，「j→l」的音變規律是主流，依筆者實地調查後的結果得知：在鶴佬客區並沒有類似現象。

4、結論

本研究顯示：關於〈入〉字頭的音變情形，在鶴佬區客與非鶴佬客區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顯示「g」變體因為客語語音影響鶴佬客而產生分流，在非鶴佬客區的泉音區並無發現「g」變體；漳音區則發現〈日〉字類有少數「g」變體；在鶴佬客區「g」變體卻成為主流。到底將來會趨向分化，或趨向會同？有待日後再進行研究。

語言間有了接觸，雖然以人口數量較多、政治勢力較強的一方為優勢語，但仍產生相互影響。語言的相互影響雖以詞彙的借用較常見，但在雲林嘉義的鶴佬客地區可以看到客語語音對台語語音變異的影響。雖然「ji→gi」是不自然、不普遍的變化，但並不是不能的變化，新漳音就是一個不自然音變的實例。

此次的調查結果可以確定的是：〈入〉字頭的「g」變體在漳音區或泉音區這些非鶴佬客地區，無論是〈日〉字類或〈忍〉字類都屈居劣勢，甚至在泉音區〈忍〉字類已完成與〈入〉字頭「l」的合流。但「g」變體在雲嘉地區的鶴佬客四鄉鎮卻是相對強勢，這數據足以印証了我們當初的假設：客語中的舌根鼻音聲母「ng」參與並強化了〈入〉字頭的音變過程，並使得同發音部位的「g」變體取得優勢，吾人由此判斷此乃受客語的聲母「ng」所影響，使得台灣逐漸完成「j→l」的音變潮流方向發生歧異。

參考書目:

- 王福堂 2005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何大安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何大安 2003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
- 吳中杰 1999 〈台灣鶴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論。
- 林郁靜 2002 《麥寮方言的調查與研究---語音及詞彙初探》，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慶勳 2001 《台灣閩南語概論》，台北，心理出版社。
- 林衡道 1963 〈員林附近的「鶴佬客」村落〉，《臺灣文獻》14卷1期。
-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刷。
- 1996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1997 《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高雄縣政府發行。
- 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的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2 《桃園大牛欄台閩語、客語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素蓉 2006 《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董忠司 2001 《臺灣閩南語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刷。
- 簡秀梅 2006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肇錦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嘉義溪口鄉鶴佬客客家文化生活圈環境總體營造計畫規劃設計》，嘉義縣溪口鄉公所，2007